

# “终末”里的“盼望”：访德国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

杨华明

**背景简介：**于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是当代西方新教神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莫尔特曼神学著述颇丰，涉猎面广，影响度大。其代表作除《盼望神学》外，还有《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三位一体与上帝国》、《创造中的上帝》、《来临中的上帝》以及今年刚刚出版的《盼望伦理学》等，其中大部分已被译为中文。2010年11月，莫尔特曼教授来到北京，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本年度“北京论坛”，其大会主旨报告题为《论时代危机中的生命文化》。“北京论坛”会议召开前夕，应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虚云讲座”之邀，莫尔特曼教授于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题为《一种共同的大地的宗教——生态视野下的世界宗教》。演讲结束后，受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华明、李林、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候选人洪亮对莫尔特曼教授进行了深入访谈。此次访谈中，莫尔特曼流露出的一些想法睿智且具启发性，不仅在神学上富有真知灼见，而且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为了使更多中国学者了解莫尔特曼的思想，杨华明（以下称“访谈人”）整理出了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 一、盼望伦理学

**访谈人：**您今年最新出版的《盼望伦理学》，据我们所知，其写作计划由来已久，您在出版《盼望神学》后就已有此打算，现在这一著作终于面世了。您觉得它与《盼望神学》的关系如何？它是您盼望神学思想在伦理学意义上的运用吗？它在您的整个神学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莫尔特曼（以下简称莫）：**通过《盼望伦理学》的创作与付梓，我完成了一个自1964年出版《盼望神学》以来的一个学术圆圈。我搜集整理了我思想中的伦理观，包括医学伦理、生态伦理以及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伦理资源，我将我在这些方面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盼望神学的整体架构之下。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就有写作、出版《盼望伦理学》之意，但是由于当时我有一些其他的神学思想不断涌出，所以就推迟了《盼望伦理学》的写作计划。现在，我到了生命的“终末”阶段，就重回到我的这一观点。在我的《盼望神学》中，基本的观点是上帝对世界未来的应许，就上帝的神圣应许及其带给世界的盼望而言，未来已经来到当下；而在《盼望伦理学》中，对未来的“期盼”（anticipation）是其主旨所在，我们期盼在既有的可能性上，未来已经在当下，我们期望有一个充满正义与财富的崭新大地，在地上的正义是与当今呼声甚高的生态伦理相照应的正义。故而在我的《盼望伦理学》中的关键词是“期盼”，这种伦理学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责任”，而是要改变世界现有的状况。如此，我们便可以期盼我们一直以来所希望的那个未来得以实现。

## 二、三一论

**访谈人：**感谢您关于《盼望伦理学》思想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盼望伦理学》中

的“期盼”概念是一个与您在半个世纪以前《盼望神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盼望”相平行、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前者更强调人的主体回应性与积极行动性，而后者更强调自上帝发出的神圣应许。在这里，我想接着这一点继续就《盼望伦理学》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我认为，在您的神学中，除了强调未来与盼望的终末论思想以外，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就是您极具辩证特色的“三一论”思想。您不仅强调传统上彰显三一上帝内三位格相互认同（identity）的“内在一”与彰显三一上帝参与世界、与世界相关联（relevance）的“经世三一”，而且强调人的社会存在乃以上帝的三一存在为基本模型的“社会三一”，一方面是上帝神圣位格的自我揭示，一方面是人上帝启示的积极回应，这刚好分别体现在《盼望神学》中彰显上帝神圣应许之维的“盼望”概念与《盼望伦理学》中彰显人的积极回应主体之维的“期盼”概念。那么，您是如何将这种辩证的三一论思想融入您的《盼望伦理学》之中的呢？

莫：我们在《旧约》中可以看到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分野，世界并非神圣的，而是上帝的造物。如果我们用三一论的语言来描述这一过程就是：上帝父通过逻各斯子，在圣灵的大能下创造着（creating）世界，<sup>①</sup>这是一个在圣灵之中绵绵不断的创造过程，因此，上帝在这里不仅是超越的上帝，亦同时是内在的上帝。上帝的内在性在于赐予生命之灵的存在。我们所说的“创造”这个词汇在理解上时有偏颇，因为在我们提到“创造”时，总是脱离了“创造”这一具体行为的一个抽象概念，是脱离了“这一”行为的行为，只是就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言来理解的“创造”概念，总会认为这是已经结束了的事情。但我们忘了，我们并非生活于一个已然完成了的世界，而不如这样说：我们乃生活于一个尚未完成的世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创造进程。如果我们从末尾而不是从开始去读《圣经》，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创造尚未在我们当下，真正的创造乃在我们的未来，不是我们来自哪里，而是我们要去哪里，这对于一种盼望伦理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创造团体，以及其他与我们共生的一切造物，都处于富有创造性、赐予生命的圣灵那永无止息的创造过程当中。

### 三、神秘主义与安息日

访谈人：在您的神学思想中，您除了强调神学应有的“实践意义”之外，还强调了“荣耀神学”的意义，譬如在您的《神学与喜乐》以及《游戏神学》等作品中所包含的人与上帝共契的思想以及安息日的理论，那么，这中间是不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呢？

莫：是的，我也希望是这样。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大宗教中的神秘主义，不单单讲灵魂的一种内在融合，而是对安息日的庆贺，为大地的缘故而庆贺安息年的到来。在安息日，我们同安息的上帝一道休息，这中间，我们不再为各种劳作的辛苦所牵制，而是作为上帝的造物，享受万物的美好，享受我们肉身的美妙，这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两大神秘主义传统的重点所在。我们可以想一想托马斯·莫顿这类神秘主义思想家，他提到“七重山”，说人的心灵从内部一重一重地向上升华，到了第七重就是人的灵魂与上帝之间那神秘的婚姻。为什么是“七”这个数字呢？就是因为安息日是第七日，这一天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转变。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都庆贺安息日的到来，我们就很自然地过上了一个神秘主义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某种刻意的冥思，而仅仅是停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下来，庆贺主的安息日，欣赏我们身边作为上帝造物的世界，欣赏世界的美妙。在犹太教神秘主义看来，在每一个安息日，犹太人家庭认为他们与圣灵之间会有一种神圣的婚姻。我很愿意返回到这种原初形态的神秘

① 莫尔特曼教授在谈到此处时，特意用了进行时态而非过去时态，意在向听者展示出一幅上帝创造世界生生不息的活泼画面。

主义状态，进入这个神秘的日子，时间与永恒在此相遇。

#### 四、神学与辩证法

**访谈人：**您知道，汉语学界新近出版的《十字架上的盼望——莫尔特曼神学的辩证解读》<sup>①</sup>一书是从辩证法角度对您神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您对此种解读方式是怎么看的？

**莫：**这有赖于你所理解的“辩证思维方式”究竟为何意。根据我们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他的辩证法思想是通过“正题-反题-合体”的三一模式展开的。比如“生命-死亡-克服死亡”，这是耶稣生命个体所度过的基本历程，这和辩证法的原则涵义相符。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耶稣的生命与十字架在他的复活中实现了统一，我很喜欢这种辩证思维的模式，因为世界并非处于某种稳定平静的和谐当中，而是在一种变动不居的辩证过程中，就如同你们中国哲学中所说的“阴”“阳”，这和我们所说的“正-反-合”相契合。辩证思维将僵化死板的矛盾对立转变为具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矛盾关系。矛盾不应是简单平面的僵化对立关系，而应是包含丰富的生命感与创造性的。

**访谈人：**我想就《十字架上的盼望》一书中的辩证法问题向您求教。您在很多著作与演讲中都曾提到《道德经》及其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十字架上的盼望》一书第三章《神圣辩证法》刚好也借用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语言概括了您神学思想中的内在辩证逻辑，具体来说，即以“道生一”表达您强调一神论的启示观，以“一生二”表达您强调“十字架与复活”、“父与子”、“神性与人性”等基督教神学思想各个层面的二元辩证张力，以“二生三”表达您在系列神学著作中都深刻包含的“三一论”思想，而“三生万物”则更是恰如其分地彰显了您那独具特色的“万有在神论”与生态神学思想。我认为，您神学体系中包含的内在辩证逻辑的确与老子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莫：**是的。我在《易经》、《道德经》中都看到了这种关于“道”的论述，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和我们的辩证法确有相似之处，不过我要说明的是，两种文化中的辩证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道”的思维模式是圆圈循环式的，是“阴”与“阳”之间的轮回转换，不过在这里面没有“终末”的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新的质素产生，万物都已然存在，处于一种动态运行的和谐状态中。而基督教的辩证思维模式中强调“盼望”、“未来”、“新”、“潜力”等质素，这些在“道”的思想中好像没有体现。

#### 五、神学的未来

**访谈人：**感谢您对这两种辩证思维方式的比较，能让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辩证资源做进一步的反思。还想提一个问题，您觉得在当代基督教神学领域，除您以外，还有哪些神学家和思想家需要我们汉语基督教研究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莫：**太多了。比如图宾根的汉斯·昆，英国的理查德·鲍克哈姆、阿兰·托伦斯、麦格拉夫等等，美国的大卫·特雷西、哈维·考克斯，他们的思想各有千秋，都值得深入研究。

**访谈人：**您觉得神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有哪些方面的突破？

**莫：**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宇宙基督论的意义上发展基督论思想，应该认识到基督不仅是要和人类和解，而且要与世界中的破坏性力量达成和解，这些思想在《新约》中的《歌罗西书》与《以弗所

<sup>①</sup> 杨华明：《十字架上的盼望——莫尔特曼神学的辩证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书》<sup>①</sup>中都有体现，这些思想对于未来的研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访谈人：**在您的诸多作品中，您自己最为心仪的是哪一部呢？

**莫：**这个问题要我回答，通常我会说最后的就是最好的。不过非要我选择的话，应该算是我的《三位一体与上帝》以及《创造中的上帝》，还有《盼望神学》，那是在一种热情洋溢的情绪下创作出来的，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则是我的倾情之作。

**访谈人：**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莫：**我在《盼望伦理学》中遗留了一章内容没有完成，这就是我还在继续写作的“经济伦理学”的内容。由于我们关于经济有一种“线性”的理解模式：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消费更多的产品。然而，我们却往往遗忘了“第三方”的存在，高生产、高消费制造的垃圾废品的数量也相应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循环经济模式。我想，循环经济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主流的经济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共享之物”的问题，光、水、空气、土地，甚至还有知识，是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必须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享有的资源。

（责任编辑 虚 己）

（上接第56页）

成汤庙作为康营村的公共财产，在1949年以后四十余年除作为学校校舍使用外，有些殿堂屋宇成为村委办公室或仓库。1980年代，学校和村委会搬出后，庙院日渐荒芜坍塌。1985年村里维修了成汤庙，1989年六月初六，庙内上演了最后一台戏，成汤庙退出了乡村历史舞台。

#### 四、结语

通过对康营村成汤庙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民间祠祀的成汤庙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由以祈雨为主的小庙发展成为村人春祈秋报的村社大庙，在成为社庙的过程中，它不断接纳儒释道三教以及本地民间信仰中的诸路神灵，形成了一个以祭祀成汤为主兼祀三教诸神的大庙，既反映了儒释道三教文化在下层民间社会中的融合，亦体现了本地民间信仰的特色。

作为乡村大庙的成汤庙，承载了村庄的历史文化，是乡村公共事务活动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在这一中心起领导或主导作用的村社组织是传统社会的实际统治力量，这一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让位于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村庄基层组织。

成汤庙的兴废不仅关系着与传统祭祀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而且关联着包括风俗民情在内的乡村文化的兴衰。在保护文物古迹、恢复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中，康营成汤庙又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目前，康营村村委正在着手重修成汤庙，重塑庙内神像，恢复传统祭祀，重建乡村文化，以恢复曾经的显赫与辉煌。

（责任编辑 逸 轩）

① 参阅《歌罗西书》1:20-22：“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以弗所书》2:14-18：“因他使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